

女人、小鸟、月亮、太阳、星星、星座、逃离之梯……这些元素象征更为广泛的理念。本次展览展品数量共69件，此外还包括1部艺术家生平纪录片。

米罗是20世纪最伟大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之一。米罗作品的深刻意义源于捕捉人类生存本质的渴望。从个人层面上看，这种渴望也暗示了一种对身份认同的确信——他与乡土的强烈情感联系。米罗和家人曾生活在加泰罗尼亚乡间的中世纪小镇蒙特罗奇，这里是他创造力的源头。吊诡的是，他只能通过突破边界和不断重新思考自己的创造性努力来达到目标，最终他在巴黎先锋派以及充满残酷冲突的20世纪等诸种语境中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表达。他的艺术由此获得了一种维度，从个体的领域走向普遍性。米罗渴求获得艺术的集体性和匿名性，这解释了他作品的跨界特质以及他对合作的偏爱。通过绘画，他创造了一个符号和象征的完整宇宙。米罗还受到禅以及远东艺术的启发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尤其是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。相比一场运动，他的艺术更是成了一种语言，生生不息，至今吸引着观众。

浦东美术馆“胡安·米罗：女人·小鸟·星星”展示了米罗的艺术语言。米罗美术馆精选了31幅绘画、10幅素描、12幅石版画、7幅蚀刻版画、9件雕塑作品，大部分来自其永久馆藏。展览分为前言和四个部分：第一部分“符号的词汇表”向观众介绍了艺术家的艺术词汇，展现了米罗整个艺术生涯中诗意概念的发展：天空、星星、鸟和女人。

而作为浦东美术馆的第一位委任艺术家，蔡国强在浦东美术馆的中央展厅内为美术馆的盛大开幕特

别创作了大型奇观装置《与未知的相遇》，并带来了“蔡国强：远行与归来”特展。这一次的展览，也是他继2014年在上海当代艺术馆个展后再次回到上海的力作。

近年来，蔡国强在世界重要美术馆举办展览“一个人的西方艺术史之旅”，而上海，是蔡国强离开家乡的第一个港口，对于蔡国强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1978年，蔡国强首次走出福建、到上海观看“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画”展览，第一次亲眼看到西方艺术家的原作，也是他“西方艺术史的远行”的萌生；80年代初，他从泉州高甲戏剧团来上海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，为其日后的当代艺术家事业打下坚实基础。因此，在浦东美术馆展出的“蔡国强：远行与归来”特展就有了“远行”与“归来”的双重意义。“蔡国强：远行与归来”呈现出一个艺术家不受地域和文化习俗桎梏，立足上海、放眼世界的精神

下图：米罗《逃跑中的女孩》，1967，米罗美术馆。



和连接东西方文化的使命。蔡国强说“上海对年轻的我，就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真实存在……这个展览，关于我与西方相遇的神奇、与先辈们单相思的折腾，也是我在他们故乡和作品庭院里的深深呼吸。一路乘着故乡的风筝、驾游人类童年的宇宙船浪漫天涯，仿佛我这次纵贯中央展厅的宇宙树、烟花塔、外星人，‘与未知相遇’。远行也是寻找更大的故乡，和古今中外的更多先辈相逢，通过他们寻找共同的远方，宇宙的永恒之乡！”

作为“远行与归来”展览的特别委任项目，蔡国强在中央展厅因地制宜地打造奇观装置《与未知的相遇》。中央展厅高30余米、长、宽17米，是国内难得的非常规超大空间。为了完成这个项目，蔡国强两年内多次前往墨西哥，拜访当地烟花家族，也采访学者、政治家、外交官、原住民领袖和天主教神父。人们对此议题的态度其实非常复杂。对一个艺术家来说，这是宇宙观的碰撞，而对墨西哥人，这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血腥碰撞。蔡国强说：“墨西哥不同的身份和血液杂糅、面对历史难以言说的政治敏感，让实现这样的项目异常复杂，何况是一个‘外来者’。”

《与未知的相遇》从玛雅文明的自然宇宙观出发，将不同文明里“脱离重力、拥抱宇宙”的故事，通过手工搭建的墨西哥烟花塔这一质朴形式，使用电脑控制的光之绘画，打造联通古今中外的“宇宙树”和时空胶囊。蔡国强的这些作品呈现出超逸线性的历史叙事，让不同的宇宙面面观在此相聚、碰撞，混沌而多维，在概念和形式上呼应建筑师对“第四维度”的探索，以及将此空间打造为艺术家实验室的期待，让人耳目一新。